

立秋，像是个性子慢腾腾的汉子，不急不忙地走在乡下的田野上，阳光依旧热烈，蝉声依旧聒噪，凉风藏在荷花叶子底下、竹木丛中，只有早晚时分，四处才传递出秋的消息。

每立秋时，父亲像大多数农人一样，在田地里忙碌耕耘着。在南方，水稻大多双季作业；立秋时节，早稻刚收割下市，晚稻刚插秧完毕。经历过一场“双抢”大战的田野，看上去有些凌乱却又处处充满生机。收割的干黄稻草东一处西一处，散落在田埂上、沟坡边，还没有来得及归拢成堆；趁着天好，赶在秋雨之前，父亲要把它们一一捆成捆，一担担往家挑，然后再码成垛，那可是老牛冬天过冬的食粮，父亲一点也不敢马虎。

水稻中，数中稻生得最为壮实了。立秋前后，正是中稻泡饱抽穗期，站在田埂上，都能听得到中稻大口贪婪吮吸水的声音；早上刚灌的水，一个日头下来，到了傍晚时再看，就下去了一大截。刚插下的晚稻秧苗，生得绿油油，它们都是父亲心头的“娇小姐”，那是万万断不得水的。除了归拢稻草，父亲最操心

### 岁月留痕

## 记忆中的立秋

吴晓波

的就是给稻田放水了。父亲拎着锄头，走东头，串西头，起早贪黑给水稻引水。此时，各家各户的水稻都缺水呀，哪一块稻田没有及时引上水，父亲都会急得吃不下饭。在老家，有“立秋雨淋淋，遍地是黄金”之说。立秋后，能够酣畅淋漓地下一场雨，给中晚稻储备足够的水分，那是最大的福祉了。

立秋时，母亲大多时候背着喷雾器，在棉花地里同讨厌的棉铃虫作斗争。一地的棉花长势喜人，正处在保伏桃、抓秋桃的关键期，除了防止棉铃虫的骚扰，还要给棉花打顶、整枝、去老叶、抹赘芽，这些工序一样都不能少，以减少烂铃、落铃。这样，棉桃才能正常地成熟吐絮，到了秋后开出雪白的棉花来。母亲一

边给棉花掐枝打顶，一边在心里盘算，老祖母床上的过冬被子旧了，等这地棉花一下市，该打一床新的了；多余的棉花，再挑到集上卖掉，给我们兄妹一人裁剪一身得体的过年新衣裳。

素有立秋“贴秋膘”、“啃秋”之说。年迈的祖母深谙其理，变着法改善着我们的伙食。一个个老南瓜吊在院墙上，东一个，西一个，风一吹，黄得耀眼。祖母把它们摘下来，堆在院中。老南瓜赛猪肉，在锅里一煮，上面漂了一层南瓜油，绵软可口，一吃就是一大碗。老南瓜多了吃不掉，聪慧的祖母会把它们煮熟拍成泥，然后在锅面上两面一煎，又焦又黄，也就是城里人爱吃的南瓜饼，祖母把它当点心让我们兄妹吃。

### 人生百味

## 山居感怀

程晋仓

住家久了，偶尔外居，实难以入睡。其实，夜宿山庄比家里寂静许多。春季夜晚，舜耕山南麓的洞山脚下安静得很，甚至可以听清楚虫豸们的对话低吟。房屋北枕着逶迤群山，窗户正对葱郁的山麓，四周是茂密森森树林，入晚夕阳西下，这里除从山坡上流泄而下的阵阵林涛声之外，唯有偶尔啼叫的山雀和淙淙作响的山泉了。或许，夜深人静，地处林木深处，愈引发独处的幽思。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，还有何事可想呢？回首已走过的路，自解得失，善处顺逆，随缘自适，安心为本，知足常乐，兴致使然，于是推门信步，绕行到山坡下一泓清涧边，伫立岸前思潮如涌。

风瑟瑟地响，天上黑云翻动。倏忽，东边天际发亮，云块渐散，一轮金黄的月，像硕大的铜镜挂于山顶，清晖洒遍深山幽谷。月宛如一位绝代美人，撩开薄薄轻纱，姗姗步入视野，谦和大度。这月兴许是为我而来，让我一下子便拥有了群山、清泉、森林、月光，还有这山坳旷谷里清新脱俗富含氧离子的空气，不禁为之自豪。

山路弯曲有致，有高有低。月亮羞羞答答，躲躲闪闪，时隐时现。参天大木，耸峭山峰，幽深峡谷，啁啾雀鸣，有潺潺溪水的参与，让山路在路灯里变得明暗相间，山重水复。行至明处，月光如水，豁然明亮，若饮沁心的酒，甘冽醇清。行于暗里，群峰突兀，怪石嶙峋，霎时昏暗，观之森森然。转过陡坡，一小丛竹木郁郁葱葱，在风中鸣响，似情此景，勾想翩翩；世间万物，均有自我个性，明暗皆有美意，生生不息，顺其自然，方是文明。

漫步山道是一种别样的享受，峰回路转，不经意间竟绕到了那泓山泉边。一簇山溪小涧曲曲折折地缠绕着汇聚成湖湾，或狭或弯，或狭或窄，相互连着不断。几处湖湾均大概百余尺宽，周边是自然的岸坡，有的已用平滑的石块垒砌起来，并高高低低地围圈，桥跨处雕刻有好看图纹的石栏。晚风拂起，吹皱湖里的清水，水中的月亮便晃动起来。点点亮斑，如精灵跳跃，分不清是月色还是水色。但清亮的微波漾开，却是真真切切，有条不紊。水从我旁边流过，撞在溪涧的几块石上，激起白色的小花，在月色中熠熠发光。

在墨玉与银子交融的光影里，顺着浅浅而下的溪水踩着台阶，坐在湖边，有清泉洗心，感天地情怀。

人生是一种美好，自由地来，自由地去。似那跳跃的溪水、流动的浪花。山溪边的树错落有致，然不失挺拔，苍芒月色透过曲枝撒落，在涓涓的溪流上变成斑驳陆离的碎银，余韵岂不正是一首闪光的诗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……”潺潺溪水中，月亮和树枝相互浓抹淡写，诗情更加浓郁。农耕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清晰可见，现代化以后却难以找寻了。清泉旁边之所以静宜引人，不就是人生对大自然的那种向往吗？把属于人类的月色、清泉、石头，还有那青翠欲滴的结木竹林，深情地揽胸入怀，这要求还不至于苛刻。

夜月下面对隐隐约约的舜耕山主峰，把心静下去、静下去，静到极处，似静到永生永世，这使我通体清澈，万虑皆空，如莲花般沉寂……



制伞工匠 郑国民 摄



百年老油坊 陈宙 摄

### 心香一瓣

## 车如马

草予

城市里，也有马，有驴。它们是自行车，或电瓶车。我们小区楼下，车停得满满当当，活像一个马群。人进屋，马从不进屋。人回家，车也只会停在屋外。马有马棚，车也有车棚。马，见过夜晚繁星，车，也见过月光如水，它们接受又欣赏黑暗。人走到哪里灯亮到哪里，灯一关就是梦乡。

早出的人，从车群里把车推走，像把马从马圈里牵走。晚归的人，把车推进车群，像把马牵回马圈。主人没有外出，车就站在楼下，动也不动。主人在家，马也不会乱跑。

有的人只愿骑自己的车，马也识主，忠主的马不愿效劳他人。车骑旧了，还跟着主人，那是一匹老马。

### 凡尘一瞥

## 父亲的犁田哲学

王继怀

我的老家在一座大山的深处，那里是林区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开垦了梯田，用来种植水稻。

父亲是犁田的好把式。他犁田不怎么用鞭子，也不怎么吭声，可不管什么牛，不管有多烈，在父亲手里都会变得很温顺。年少时的我常在田埂上看父亲犁田，看到他那般轻松自如，我也很想像父亲那样犁田试试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年我正在上初二，在一个星期天，我给父亲送牛草。父亲有些累了，正坐在田埂上休息，我便向父亲请缨，想“一试身手”犁回田。我家老黄牛头上有一对像扁担角似的角，我们亲切地称它“扁担角”。那天我对它说：“扁担角，我给你喂过草，你可要听我指挥啊。”然而，我原以为简单的犁田却无法进行下去，犁头在泥土之下不听使唤，而我的好朋友“扁担角”更是不买我的账，把犁架掀翻在地。

八月常做梦，梦里回军营。军营是一幅画，一河流水潺潺而下，我是俊俏的士兵，在戈壁滩的哨位上站哨，一抹金色的斜阳，涂抹在洁白的云彩上。远处驼铃声，一匹骆驼由远而近，裕固族少女在夕阳里朝我走来。

山静，沙默，风住，蓝天白云，天是深邃的一面大海。梦里忽然起风，漠风如刀，沙粒眯眼，狂风骤起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沙漠里不知名的小虫在鸣叫。忽地，我在漆黑的夜里行军，口渴难耐，远处驮水的毛驴的铃铛声越来越近；忽地我涂成红脸蛋，上台笨拙地表演节目；忽地一个人轻声哼唱思念家乡的歌……

八月的梦像蒙太奇。梦里遇见你，戈壁大漠上升起灿烂的阳光，一湾河水静卧在天边。你从水边走来，阳光从你的发梢透过来，你的发梢镶起金边。你是戈壁滩上移动的一张彩色相片。在酷热的三伏天，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滩上，你的形象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放大。

你从远处走来，你的出现让三伏的天气一点也不热。训练场因为你的到来，变得空洞凉爽，像一阵微风刮过来。战友，你是从我的梦中走来的？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，我常常一闭眼就能看见你的样子。你从远处一朝朝我

祖母侍候庄稼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父亲母亲，每年都会在菜地辣椒、茄子下面套种上一种菜瓜。这种菜瓜又长又大，全熟了，滚了一地。小时，西瓜价格高，农家人通常吃不起，祖母就把这菜瓜剖了给我们当西瓜吃，又香又甜又解渴。

立秋了，瓜果满园不说，祖母种的黄豆荚也熟了。祖母常说，这嫩黄豆是最养人的了。每天，祖母都会从地头上拔一些黄豆荚抱回来，然后端个小凳子往院中一坐，一粒一粒把黄豆荚拨成米。嫩炒黄豆米，是我们小时百吃不厌的一道菜。嫩黄豆打鸡蛋汤也是常有，鸡蛋在汤盆里漂着黄彩带，黄豆在下沉碧绿莹莹；光是这看相，就有些醉人了。

“一叶梧桐一报秋，稻田田里话丰收。虽非盛夏还伏虎，更有寒蝉唱不休。”在乡下，立秋后面还有“秋老虎”呢。乘着“秋老虎”的猛劲，庄稼还要狠狠地上长一拨，农人们还要稍稍修整，迎接一场更大的丰收。孩子们还要把暑假的尾巴泡在水塘里，听一听未尽的蝉鸣呢。

后一类有讲究，一须充满偶然性，排斥摆拍。二须“回过头来”。倘若你又无反顾，身后的一切自然与你切割得干干净净。还有一层，尚未形诸文字，虽是想象却顺应逻辑；双方的互动。回到“寻他”去，如果你找了“千百度”，终于发现他，跑过去，从背后一把抱住或抓住他的肩膀，那是“剃头担子一头热”；如果她的“回首”不早也不晚，和“他”的目光碰个正着，那交会直如天际的闪电，刹那间划破黑暗，一片敞亮！

### 凡人心迹

## 蓦然回首的诗意

刘荒田

工作加诸的压力有多大，童真给他的片刻欢愉就有多强烈。

春天，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两幅照片，是生活在海南岛的一位文学教授贴的，其一，摄于火车站外，加说明：“深夜的海口东站，目送从未班车下来的倦怠旅人。”其二，摄于马路，加说明：“立在旁边的糖胶树，垂条掩面，像是羞于见人的弃妇。”作为主体的作者并没现身，也不曾把此刻的心境道出，然而，发暗红色光的站名和影影绰绰的树，主调的凄冷不言而喻，借此可推断刚走出车站的作者的心情。我还揣测，这一刻他既无心于抓拍，也想不到有值得拍的景物，猝然撞见，随即把飘忽的诗意攫住。这一动作，近似“蓦然回首”。

“蓦然回首”有两类：一类为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目的明确，劳心费时，结果是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另一类是无意而得，只要辛弃疾词中的“那人”换为“诗意”。人间以后一类居多，理由是：像才子李贺一般，外出时驴背挂“诗囊”，一有发现便记在纸上，储存起来的“诗痴”，为数极少。而况，过分功利，给自己下死命令；写不出不准睡，未必奏功。不如放自己一马，忘记诗，敞开心，诗意反而暗度陈仓，教你大吃一惊。

后一类有讲究，一须充满偶然性，排斥摆拍。二须“回过头来”。倘若你又无反顾，身后的一切自然与你切割得干干净净。还有一层，尚未形诸文字，虽是想象却顺应逻辑；双方的互动。回到“寻他”去，如果你找了“千百度”，终于发现他，跑过去，从背后一把抱住或抓住他的肩膀，那是“剃头担子一头热”；如果她的“回首”不早也不晚，和“他”的目光碰个正着，那交会直如天际的闪电，刹那间划破黑暗，一片敞亮！

“桃花人面”这不朽的典故中，书生

### 生活感悟

## 今天只赏花

张君燕

朋友们都接到了大鹏打来的电话，邀请大家周末去他家赏花。“所有的花都开了，栀子花、兰花、茉莉、百合，连仙人掌都开花了。不看简直是一种遗憾！”大鹏兴高采烈地说。

大鹏喜欢养花，为此，他专门租了带小院的房子，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花。上班之余，大鹏会精心打理他的花儿，浇水、松土、施肥、捉虫……当然，这只是大家从大鹏口里听说的，或在朋友圈看到的。要说大鹏喜欢养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从来没专门请人赏过，这次为什么突然邀请大家呢？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个问题。

周末，朋友们如约而至。大鹏把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，还预备了一些茶水、零食和水果，俨然一个小小的赏花会呢！院里的花开得果然热烈，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香气。

“苏轼说得好啊，惟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长占四时春。我这月季花，月月都开，从不间断。别看它没有牡丹富贵，它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，少了它，该少了多少风景呀！”大鹏指着月季说。

华子盯着那些开着红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粉色花朵的月季，似乎若有所思。片刻，他开口了：“这些月季真不错……对了，大鹏，上次那个项目，你确实出了不少力，这两天我跟领导说说，给你争取多一点奖金。”华子是项目组的负责人，他想，可能这段时间他忽略了对大鹏的感受吧。

大鹏正在喝水，忙摆手：“好好的，怎么谈起了工作？今天咱只赏花。”说着，大鹏放下水杯，又给朋友们介绍了栀子花，他说这盆栀子花来得可是一波三折。

有天上班路过一个小花市，大鹏一眼就看中了一盆栀子花。因为时间紧

崔护清明节到城南踏青，路过一桃花环绕的人家，叩门求饮。一美丽女郎打开了门，给他一杯水。我以为，崔护喝了水，把杯子还给伊人，拱手道谢，告别之际，“蓦然回首”不可缺少，不是她拿着杯子往屋内走时，就是崔护离开时，两者的视线不期而遇，爱情才爆出最初的火花。

不说写诗，人生的趣味也往往在漫不经心的“蓦然回首”中。我漫长的记忆链条上，所悬挂的，总是小饰物一般的场景。比如，冬日乡村的黄昏，一面青砖牆壁，落满灿烂的晚照，忽然，一个拄杖的身影印在上面，缓缓移动，发丝镶着带晕的金边。然后，是一个小女孩踢起的毽子，流丽的弧形；中年的父亲，嫌陶做的水缸太泥，自己砌一口方形水池。他买了水泥、石灰、砖头，花了一整天，最后，在砖面批荡，成功了。本来，他该那么性急，让水泥自然而然地干透，但听信邪说：池子盛满水，水泥才干得快。他照办了。次日早上看一看，水池全部崩塌，厅堂全是水渍。父亲站在池边，搔头自语：“怎么可能呢？”我和弟妹们哈哈大笑；追随一滴露珠的滚动，跟踪一片悠然飘着的梧桐叶；“保证不看”却不时偷瞥小孙女写的信，被她“抓获”；最冷的夜晚，木柴在壁炉里噼噼啪啪地响着，我靠近火光读里尔克的诗，火的舌头在脸上乱舔……诸如此类，往往回一支镶上金刚钻的笔，划在玻璃般透明、平滑的心上。

有一年炎夏，我在国内居住，小河边走着，看到穿马甲的后生，坐在落羽杉的浓荫下，拿起一根草梗，逗弄一群蚂蚁，满脸是陶醉。这是午后，他刚为送餐奔忙完毕。工作加诸的压力有多大，童真给他的片刻欢愉就有多强烈。意外地，我从他的举动获得诗意，尽管是二手货。

### 生活感悟

## 今天只赏花

张君燕

张，赶着去上班，大鹏想着等下班后再去买，没想到，那盆栀子花却被人买走了。就在失望之时，竟意外与之重逢，之前买走栀子花的顾客不想要了，来找小鹏退货，小鹏才有机会将这盆栀子花搬回家中。

“花能失而复得，可有些东西错过就是错过了，不可能再挽回。与其叹息，不如转身大步往前走。”小兰看着大鹏，幽幽地说。

小兰的话让大鹏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对小兰是有过好感，但因缺乏勇气又犹豫不决，错过了这段缘分。不过，他早就忘了这段往事，小兰咋又提起来了呢？

“嘿嘿……”大鹏尴尬地笑了两声，招呼众人，“赏花，赏花，继续赏花。”

慌乱中，大鹏躲到从各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太阳花，于是说：“太阳花的生命力特别顽强，有阳光就能尽情绽放。平时我没有特别留意，它们居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已经长得如此蓬勃了。”

大鹏的发小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叹口气说：“兄弟，你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生活，一定有很多心酸和不易。没事，不管遇到啥事，兄弟永远支持你。”

发小煽情的话让大鹏摸不着头脑，这不是赏花嘛？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？小鹏承认自己真的慌了。他偷偷观察着众人，发现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意味深长，顿时失去了分享的欲望，开始感到惶恐，胸闷，喘不上气来……

“哇，这么多漂亮的花，还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太棒了！等会欣赏完，你得送一盆花给我。”这时，实习生玲子姗姗来迟，她跑到这盆花前看看，又凑到那盆花前闻闻，还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。

大鹏如释重负，脸上恢复了笑容：“好，好，尽情欣赏，咱今天只赏花。”

好的样子，我把你的模样烙铁一样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在东去的列车上，我终于忍不住，躲在角落打开你的信。你在信里称呼我为大哥，你不称呼我上上班族。信里说我严肃、苛刻，我说话的腔调有浓重的关中泥土味道。我把额头说成颞，说你雀巢戴不上王帽。我嘲笑你帽子太大。我批评你，你的颞圆长得好不好？人家排队你为啥不排队？说你颞圆吃得开，你颞圆事情想得怪多。你的信里夹一张你演出的照片，你演的是《女炊事班长》。你在信中说，自己演出的那些让人捧腹的台词，全部出自我平时时说的话，夸我是一个语言学家。

后来，你那张舞台上的照片我一直夹在书里，没有翻动。每年八月，我的梦里，你不是舞台涂油彩的样子；你的样子阳光、率真、活泼。你在我的记忆里，有温度、有力量、有追求。你的脸是鼓圆的，你微笑，你生气嘟嘴，一对浅浅的酒窝在脸颊上若隐若现。

梦里的戈壁滩上出现一道彩虹，你赤足走在水里，提着胶鞋。战友妹子，你从远处走来，你阳光的样子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。我在梦中惊醒，蓦然已泪流满面。

战友妹子，你好吗？

### 往事随想

## 梦回军营

邹 冰

走来，走得很艺术，很矜持，一直走啊走，走不到我的面前。

我揉揉眼睛，这回看清了，你赤足走在水里。六月的黑河水湍急，水面上热，水底下冰凉。你右手提着胶鞋，腾出左手撩一络车拉下来的头发。你把军帽咬在嘴里，腾出手来把头发挽起来塞进军帽里。你一翘起，一头乌发不受约束，头发从军帽里跑出来，瀑布一样倾泄下来。

记得你给我说，我是温柔的，不是坚硬的钢铁。是的，你笑起来嘴角上翘，眼睛细眯起来成了两道弯月。我在训练的时候，记得你是有酒窝的。你脸颊鼓圆之后，酒窝就会变得不明显，你不笑的时候酒窝就会出现在你的脸上。你微笑的时候，那个酒窝在你的脸上看不见了。

你一直说没有酒窝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我真的没有看错，你不开兴的时候，那个酒窝就会出现，一对浅浅的酒窝在你的脸上。你的表情和你的内心是相反的。我看见酒窝的时候，

你内心是不高兴的；酒窝不见的时候，你脸鼓起来，酒窝就不见了，你是高兴快乐的。

我在班里训练女兵，我和你在一起训练有半年的时间，我其实看不透你的内心，你在我的眼里一直活泼快乐。那一天，你是从黑河欢快的渠水里走过来的，你右手提着胶鞋，不是提在右手里的。是吗？你先是提在右手里的，后来放在右手，你提鞋的样子像在渠水里嬉戏的男兵。

梦里，你的样子定格在这个画面中，镌刻在记忆里，我不敢拿出来示人。那个感觉是私密的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但是，你说你是知道的，我不信。我离开军营的时候，你脸上挂满泪水，军帽在手上使劲挥舞。我脸上没有泪，我尽量睁大眼睛，用力想记住你的样子。月台上，你不敢上前和我说话。你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塞进我的口袋里。我用手指住口袋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，我睁大眼睛，拼命想记住你留给我最